

禅宗哲学象征

吴言生 著



中華書局



禅学三书

禅宗哲学象征

吴言生 著

中華書局

责任编辑: 胡友鸣

袁 靖

封面设计: 王铭基

版式设计: 王 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宗哲学象征 / 吴言生著. -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6

ISBN 7-101-02950-7

I. 禅… II. 吴… III. 禅宗 - 佛教哲学 - 研究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3910 号

书 名 禅宗哲学象征

著 者 吴言生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)

印 刷 北京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13 1/8 字数 275 千

印 数 1-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7-101-02950-7 B 323

定 价 21.00

序 言

方 立 天

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。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。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，彻见心性的本源。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，在思想史、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，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、人生追求、直觉观照、审美情趣、超越精神，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。

禅宗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神韵，历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。这种研究，正日益呈现出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。

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，禅宗研究以文献学、历史学的方法为主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，历史学理论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结合，使禅宗研究出现了新气象。如胡适即是以文献学的、历史学的视角研究禅宗，他的《楞伽宗考》、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自成一家之说，具有开创意义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禅宗研究的方向。1949 年以后，人们常用哲学的方法论述禅宗历史、思想，侧重于揭示禅宗的思想价值。进入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以来，禅宗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，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成果。

其一，采取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。这类研究热心于讨论禅宗与文化的关系，作品有葛兆光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顾伟康《禅宗：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》（知识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陈兵《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等。

其二，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。如郭朋《坛经校释》（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，杨曾文校写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杨曾文编校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（中华书局，1996年），周绍良《敦煌写本坛经原本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李申、方广锬《敦煌坛经合校简注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等。

其三，采取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。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《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潘桂明《中国禅宗思想历程》（今日中国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杜继文、魏道儒《中国禅宗通史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葛兆光《中国禅思想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麻天祥《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吴立民、徐荪铭主编《禅宗宗派源流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杨曾文《唐五代禅宗史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）等。

其四，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。这在对禅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得相当突出，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，如陈允吉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赖永海《佛道诗禅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周裕锴《中国禅宗与诗歌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孙昌武《禅思与诗情》（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，季羨林《禅和文化与文学》（商务印书

馆国际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等。

通观这些著作，成果相当喜人。但我们为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，也发现在禅宗研究中，还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较浅的领域，等待着致力于禅宗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调适视角、填补空白。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为禅宗研究百花园增添了春色。

吴言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，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文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读书期间，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志趣和知识积累，决定将禅诗作为研究方向。经由勤奋刻苦的写作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《禅诗研究》。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对禅宗思想渊源、哲学象征、诗歌境界等作专门的研究。2000年6月，言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——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，从事佛学、诗学的研究工作。进站后，他对《禅诗研究》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增补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禅学三书，这就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《禅宗思想渊源》、《禅宗哲学象征》、《禅宗诗歌境界》。

禅宗诗歌有数万首之多，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存。现有的禅诗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对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，或是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，而对禅宗诗歌本身则较少涉及。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在禅诗研究上有所突破，他以禅宗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，采取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思路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，从而弥补了较少从禅宗思想渊源上研究禅诗、较少从禅宗哲学象征角度研究禅诗、较少从禅宗诗歌本身研究禅诗的不足。

《禅宗诗歌境界》所探讨的禅宗诗歌，是指广义的禅宗诗歌，包括禅僧上堂说法时大量运用的偈语。与纯文学性的诗歌

不同，禅宗诗歌的着眼点不在于文字的华美、技巧的娴熟，而在其内蕴的丰厚，因此作者的着眼点也放在这里。作者指出，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，彻见心性的本源，也就是说，体会“本来面目”，是禅宗诗歌境界的起点。该书首先探讨了“本来面目”的内涵，并分析了青原惟信禅师“见山三阶段”的禅语所表达的禅宗审美感悟机制，在此基础上对五家七宗禅诗进行了具体分析，对禅宗诗歌审美境界进行了总结。书后所附的《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要目》，反映了近百年来禅诗研究的轮廓，为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道提供了珍贵的线索。

禅宗哲学是诗化哲学，往往借助诗歌的手法，通过鲜明可感的形象，来表征“不可说”的本心。《禅宗哲学象征》选取公案与颂古的合璧《碧岩录》进行分类研究，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语言，探究公案的意旨，分析颂古的禅悟内涵、运思特点、取象方式、美感质性，阐释公案、颂古等对禅宗哲学的象征。该书从禅宗语言的诗喻性切入，阐释了禅宗哲学喻象的独特意义，为禅宗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。

禅宗哲学象征，表征着禅宗思想。而要全面深入了解禅宗思想，又必须要追溯其渊源。《禅宗思想渊源》具体地论析了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。这些经典有《楞伽经》、《起信论》、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涅槃经》等。该书指出，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、揭示本心迷失缘由的唯识思想、以遣除扫荡之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、强调事事无碍的华严圆融思想，对禅宗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禅学三书的内容虽各有所重，但却是逻辑地紧密联系着的，因为佛教思想、禅韵、诗情向来就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。

《禅宗的思想渊源》对禅宗诗歌予以特别关注，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诗歌，力求说明大乘佛典是怎样经由禅宗的创造性继承，转化为灵动通脱的禅学感悟；《禅宗哲学象征》对受大乘经典影响的象征意象的溯源、对雪窦颂古百则的条分缕析，体现了作者在品评禅韵时，对佛教思想、诗情的充分关注；《禅宗诗歌境界》是建立在对禅宗思想渊源、禅宗哲学象征的理解基础之上的，同样体现着佛教思想、禅韵、诗情圆融一体的特征。三书形成了各自独立，又涵容互摄的阐释系统，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路和严谨的学风。

我以为，禅学三书有以下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：

一、理性分析与悟性透入并重，文学与哲学圆融

禅学三书作者在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时，采取了“理性”与“悟性”并重的方法，来观照和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，较好地适应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。作者主张“以檐前雨滴的檐前雨滴在听檐前雨滴”，而“此时所听到的檐前雨滴声就是自己，会有好像变成雨滴的感觉。不知道是自己滴落下来，还是雨水滴落下来”，这种物我一如的直觉体验，来研究禅宗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，作者又强调，必须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，以求得价值的中立与结论的客观。因此，作者在尽量吻合、尊重禅宗话语的前提下，借助于中西方哲学、美学、科学话语来阐释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。如借助庄子的“混沌”、现象学的“本源性状态”作为“本来面目”的参照，借助现代天体物理学、相对论作为禅宗时空圆融境的参照，借助审美距离说作为禅宗现量境的参照，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。这种理性与悟性并重，既入乎其中，又出乎其外的方法，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的研究，无疑是比较切合

研究对象的双刃剑。

由于禅学三书“理性”与“悟性”并重，形成了将文学与哲学打通、诗情与禅韵圆融的特色。中国禅宗往往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其人生感悟、精神境界，因此有人说，透过文学而表达佛法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禅。在文学与艺术的意境中领悟深刻的哲学思想，正是禅宗追求的智慧精髓。作者以较强的哲学领悟力与较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相结合，努力使禅宗研究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达到沟通与融合，这是值得称道的方向。

二、重视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

作者重视对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思路，在禅学三书中有明显的体现。作者重视对禅宗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，分析和解读了大量禅宗诗歌。此外，作者还重视对禅宗思想、禅宗哲学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

其一，重视对禅宗思想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禅宗对大乘佛教精华广为汲取，于上堂说法、机锋应对之际，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。考察禅僧著述，可以发现，《楞伽师资记》、《坛经》、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、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、《万善同归集》、《注心赋》等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。延寿編集《宗镜录》100卷，更是禅宗史上融汇禅教的鸿篇巨制。该书征引了大乘经典120种，“诸祖语录”120种，“贤圣文集”60种，使之相互映衬。要准确地理解禅宗思想，离不开唯识、如来藏、般若和华严诸经典。作者重视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文本，即大乘佛教经典文本，以及它在禅宗语境中的运用，从而有助于理清禅宗思想渊源问题。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道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，该书则以翔实的资料，揭示了禅宗思想

受大乘佛教经典影响的事实。这对繁荣禅宗的全面研究，促进学术争鸣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其二，重视对禅宗哲学象征的主要文本的研究。禅宗哲学，以解构为主，用的是“减法”，通过对思维定势的消解，对情生意垢的遣除，以彻见真如本心。然而，当作者“漫步禅林，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，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，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，却惊奇地发现，构成禅宗哲学内涵的公案、颂古、意象，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，在睿智险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，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”。根据对禅宗哲学象征重要文本的分析，作者认为，无意于“建构”的禅宗，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象征，实实在在地“建构”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。禅宗在表达“不可说”的本心时，采取的不是定势语言，而是诗意的象征，由此形成禅宗表征本心的特殊的“能指”。从破译诗学意象入手来阐释禅宗哲学象征内蕴，也是研究禅宗哲学的一种方法。

三、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

禅学三书中，对研究对象的融入式体证，与适应研究对象的阐释体系是并行不悖的。对“本心”、“本来面目”的追寻，是禅宗的终极关怀，也是禅学三书一以贯之的主线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根据对禅宗思想的理解，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：

本心论：揭示本心澄明、觉悟、圆满、超越的内涵与质性。

迷失论：揭示本心扰动、不觉、缺憾、执着的状况及缘由。

开悟论：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静本心的方法与途径。

境界论：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。

其中，关于境界论，作者又认为有四个主要类型：一切现

成的现量境，能所俱泯的直觉境，涵容互摄的圆融境，随缘任运的日用境。这是从哲学内蕴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，从诗学象征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则是：触目菩提的现量境，水月相忘的直觉境，珠光交映的圆融境，饥餐困眠的日用境。

对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，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述：大乘佛教经典话语、禅宗哲学象征话语、禅宗诗歌境界话语。“本心”、“迷失”、“开悟”、“境界”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。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，作者也以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的分析，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。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，又圆融互摄的阐释话语体系，开放而缜密。

由上可见，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，有着较强的开拓性、新创性，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，是近年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、不可多得的好书。

吴言生博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——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后，甘于淡泊，潜心治学。现在，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禅学三书，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禅学三书的出版，将为研究禅宗思想、哲学、诗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可以预料，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吴言生博士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，为中国的禅学、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。

2001年4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

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

导 言

禅宗哲学，以解构为主，用的是“减法”，通过对思维定势的消解，对情尘意垢的遣除，彻见真如本心，它无意于用“加法”去建构什么“体系”。然而，当笔者漫步禅林，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，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，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，却惊奇地发现，表征禅宗哲学的公案、颂古、禅语，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，在睿智陡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，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。

禅宗认为，人人皆有佛性，众生本来是佛。“哪个台无月，谁家树不春？”人人“眼横鼻竖”，处处“柳绿花红”。参禅悟道，就是“明心见性”、“归家稳坐”。而此“心”此“性”，就是“如来藏”清净心。它“净裸裸，赤洒洒，圆陀陀，光灿灿”，清纯澄明，纤尘不染。它就是我们每个人原本具有的“本来面目”、“本地风光”、“本分田地”，是超越物欲之我的“本来人”、“本来姓”、“本来身”，是超越营营碌碌的“本来事”、“本分事”，是尊贵自主的“无位真人”、“主人公”。它是相对意识还没有生起之时即“父母未生”、“混沌未分”、“洪钟未击”、“明暗未分”、“日月未生”之时的本原心态，此时“古帆未挂”、“一沤未发”，人类精神静泊在宁谧的港湾，还没有开始流浪。它光辉如“明月”，圆润似“珍珠”，晶莹如“明镜”，闪耀似“火把”，它是人性的“桃源”，是游子的“故乡”，是精神的“本源”。

金鸡唱晓，桃源梦断。“失去本来真面目，幻来新就臭皮

囊”，人在童年时代与他们所栖居的这个世界浑然一体，扬眉瞬目，举足投步，皆如水流花开，纯乎天籁。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，人们从与世界的本真合一状态中分离出来，蹒跚而固执地走进了二元世界，区分善恶、美丑、是非、得失、穷达、净垢、迷悟等等，在由这些观念织成的大网中左冲右突，逐物迷己，迷己逐物。人们执着于善恶美丑的分别念，“迷头认影”，如同“翳目见空华”、“动目摇湛水”、“定眼回转火”、“云驶月运，舟行岸移”、“迷人四方易处”，生活在幻影织就的世界之中，“作茧自缚”，让“客尘烦恼”障蔽了心性的本明，让“浮云”遮蔽了心月的清辉。人们“执砾为金”、“认贼为子”、“认奴作郎”，如“渴鹿趁阳焰”，如猕猴“水中捞月”，弃本逐末，“贪月失珠”。他们不敢承当本心即佛，偏偏要“舍父逃走”，“抛却自家无尽藏，沿门持钵效贫儿”。

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”^①心灵的明镜蒙上了尘埃，通过磨莹拂拭可使它恢复原本的明亮。顽戾的心犹如狂象左奔右突，又似猕猴攀援外境。制“狂象”，锁“心猿”，就可防“六贼”，远“六尘”。调心也好像“牧牛”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一步步回归于精神的本源——“寻牛”、“见迹”、“见牛”、“得牛”、“牧牛”、“骑牛归家”、“忘牛存人”、“人牛俱忘”、“返本还源”、“入廛垂手”……澄明的心灵之所以蒙受障蔽，是由于执幻成真，认假作实。体证我空与法空，即可进入开悟之门。于是，诸法皆空的感悟便弥漫在禅林：“四大皆非五蕴空”、“身如芭蕉复如梦”、如“梦幻光影”、如“音声谷响”、如“阳焰泡沫”、如“画图彩色”，如

① 法海本《坛经》，大正藏第48册。

“浮云”、“水月”、“芦苇”、“电光”、“瀑水”、“乾闥婆城”、“临死之囚”、“熟果”、“段肉”、“篋蛇”……

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无台。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？”^①此偈直指人心，认为人的本心便是一切，它天生清净，没有污染不污染，只要见到了这个本心，便能顿悟成佛。“时时勤拂拭”的作法，简直是画蛇添足。它体现出南宗禅更注重峻烈直截的顿悟法门。澄明本心由于执着于相对观念而受到障蔽，禅宗运用不二法门，将分别心、相对念“一刀两断”，“截断两头”，使相对意识如同“红炉片雪”般荡然无存。禅师对痴迷的学人，施以“顶门一锥”、“脑后一锤”的“本分草料”、“本分手脚”，以剿除其虚妄情识，促使学人咬嚼“铁橛子”般没滋味公案，聆听“无孔笛”般无音律天韵，使学人舍命撞向“银山铁壁”，透过“金刚圈”，吞下“栗棘蓬”。于是，《维摩经》不二法门，成为禅宗超越一切对立的法宝。禅宗向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处识取“本来面目”——

不二法门拆除了彼与此的栅栏，“张公吃酒李公醉”，“南山起云北山雨”，“大唐打鼓新罗舞”；不二法门泯灭了净与秽的界限，“村歌社舞那伽定，疥狗泥猪清净身”，“刀割香涂等一空”；不二法门打通了生与死的隔碍，“生如着衫死脱裤”，死亡是生命的圆成解脱，是“东南西北柳成丝”、“月上青山玉一团”、“云开空自阔，叶落即归根”的安详与洒脱；不二法门消解了指与月的矛盾，一方面，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夜迷巢”，语言遮蔽了精神的家园，胶着于语言文字，犹如“入海算沙”、“说食不饱”、“韩卢逐块”、“刻舟求剑”、“庠水

^① 法海本《坛经》，大正藏第48册。

求鱼”、“沙里求油”，因此“见月须忘指，归家罢问程”。但是，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”，禅宗于不可说处“通一线道”，运用“锁口之言”、“无句之句”、“截舌之句”来表征本心，这就是“哑人解唱木人歌”、“无弦琴韵流沙界”、“胡笳不犯宫商曲，玉笛横时劫外吹”；不二法门圆融了色空的悬绝，“何须待零落，然后始知空”，当体即空，空中又自有生机活趣。禅是“大死”之后的“大活”，是“枯木里龙吟”、“髑髅里眼睛”，是“石女生儿”、“露柱怀胎”，是“山花开似锦，涧水湛如蓝”的生死不二。因此禅宗警示学人，“莫向白云深处坐，切忌寒灰煨杀人”，要发挥自性的活泼妙用，不可被枯木死灰窒息了生机；不二法门凿就了圣与凡的通道，“雨前不见花间叶，雨后浑无叶底花”，圣执之重如雨前花蕊竞放，圣执蠲除如雨后天瓣凋零。禅者“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”，由凡入圣，由色界入空界，又不居圣位而重返人间，发机起用。“荆棘林中下脚”，“夜明帘外转身”，证得清静而不留恋于清静，垂手入廛，悲智双运，“灰头土面即在万仞峰头”，“万仞峰头即是灰头土面”……

不二法门荡除情尘意垢，使本心恢复了原本的澄明，奇特的悟境也随之出现。

悟境之一：“一切现成”。宇宙万象，都是佛性的显现，“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。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”，“溪声即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身”，“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”，森罗万象“吾无隐乎尔”地明白呈露，“月白风恬，山青水绿。法法现前，头头具足”。这是离绝思量的内证之境，一切都呈现着自在自为的生命律动：“春来草自青”、“五九尽日又逢春”、“冬到寒食一百五”、“日出东方月落西”……“一切现成”的

基础是“本来现成”：“明星见处月三更，个个眉毛眼上横”、“师姑元是女人作”、“八两元来是半斤”、“六六三十六”、“九九八十一”……人佛本无别，因此开悟乃是旧佛新成，“君看马带红缨绂，只是去年曾秀才”、“有意气时添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”。在精神的家园里，自我觉悟便是最高主宰，“机关并是闲家具，玄妙浑成破草鞋”。悟者“鼻孔辽天”，“猛虎不顾几上肉，洪炉岂铸囊中锥”。他们是在禅河中游戏自在的“弄潮人”，具有“天外风清哮吼时，为君吸尽西江水”超出万法、独立自由的境界。

悟境之二：“能所俱泯”。无我之境是心灵的直觉顿悟，是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，是“无脚手人打锣”、“无手脚人行拳”、“无舌人唱歌”、“无足人解行”，在没有“脚手”的忘我状态中，观察着的自我被排除，遂得以发挥出最大的潜能。能所俱泯的范型是水月相忘的禅悟观照，“应物现形如水中月”，“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。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”；是“竹影扫阶尘不动，月穿潭底水无痕”，“终日说事不挂唇齿”、“终日吃饭不触粒米”、“终日穿衣不挂寸丝”；是“驴觑井”，更是“井觑驴”。悟心绝能所，晶莹澄澈，是“盘走明珠珠走盘”、“银碗里盛雪”、“冰壶含宝月”、“新妇骑驴阿家牵”。

悟境之三：“圆融互摄”。这里既有“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。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”的理事圆融，更有小大一如、东西一如、时空一如的事事圆融：“毛端含国土”、“芥子纳须弥”、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”，是小大的互容；“篱内竹抽篱外笋，涧东花发涧西红”、“白云自占东西岭，明月谁分上下池”，是内外的相摄；“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”、“无量劫一念，一

念无量劫”、“夜半日头明，日午打三更”、“须弥芥子父，芥子须弥爷”，是时空的互融互摄……圆融的极致，是直觉意象的原真呈显：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”，“青山常运步，白日不移轮”，“井底生红尘，高峰起白浪。石女夜生儿，龟毛寸寸长”……

悟境之四：“随缘任运”。奇特返于平常，至味回归淡泊。种种奇特的感悟，最终仍归于平常心。“饥来要吃饭，寒到即添衣。困时伸脚睡，热处爱风吹”，佛一旦离开人、离开饥餐困眠即不存在，“无事是贵人”，“贵人”是精神上富足的人，也就是佛。“在途中不离家舍”，“离家舍不在途中”，“家舍”是领悟的世界，“途中”是差别的世界。从圣境转身而出，展开日常生活；在日常生活中，不为红尘所染，“土面灰头不染尘，华街柳巷乐天真”，这颗悟心就是平常心，是“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般柴”的日用。

根据对禅宗文本的分析，我们发现，禅宗的一切感悟，都不外这四个部分：（一）人人都具有澄明圆满的本心，（二）由于相对意识的生起而障蔽了本心的澄明，（三）禅的修行就是通过种种方法去除障蔽澄明的污染与执着，（四）回归于澄明的境界。这四个部分，即是禅宗的本心论、迷失论、开悟论、境界论，它们形成了禅宗哲学的基本结构。无意于“建构”的禅宗，通过一系列的诗意象征，实实在在地“建构”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。在电光石火中呈现着缜密的逻辑，在禅机闪烁中呈显着深邃的理性。揭示并阐释禅宗哲学象征，就是本书的任务。

对禅宗哲学体系的象征，有三种话语形式。其一是大乘佛典式的象征。禅宗哲学是建立在大乘佛学的磐石之上，大乘经